



## 王世贞的六次镇江之行

□ 刘倩到

京杭大运河自南遥迤而来,脉脉一线引入长江,再一路向北入京。千百年来,镇江据此十字黄金水道,成为重要的水陆要津,涵养着江南古城独有的羁旅意象。所谓“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”,江海街拥之地,东西南北之交,聚散离合之际,进退去留之事,都将为途经镇江的文人士子平添无限的心潮起伏意难平。明朝文史大家王世贞,就是其中一位。

王世贞,字元美,号凤洲,又号弇州山人,江苏太仓人,明朝中后期文学复古运动的旗手、文坛盟主。他一生亲历严嵩得势与失势,父亲死于严党之手,南来北往经受无数变故曲折,对于京杭大运河和镇江这个“十字路口”,有着更多难以言说的体验。

年近天命之时,王世贞曾言:“吾家太仓去神都,为水道三千七百里,自吾过舞象而还者十二,而水居其八。”其中,“舞象”是成童之年,这个说法指其17岁首次北行之事。而“水居其八”仅指水路经镇江赴京而言,如加上经镇赴其他城市,则驻留这个“十字路口”次数更多。屈指盘算,值得一书者至少六次。

嘉靖二十五年(1546年)冬天。时年21岁的王世贞,冬季出发赴京,参加第二年春天会试。船到镇江后,王世贞作诗留念:“金陵望中山抹烟,铁瓮城头浪拍天。居人尽说风波恶,江口何时不放船。”自江南运河行来,一路风平浪静、野阔天空,到镇江突见水面宽广、波涛翻涌,心头自是起伏不定。实际上,这是王世贞二番应考。两年多前他落第归乡,一度肆意诗酒,貌似自暴自弃的模样。父亲王忬免不了一番语重心长,王世贞才“俯首故业”继续备考,为此行打下基础。好在三四个月,王世贞即以第八十二名的成绩高中进士,且在京城文坛立显。

隆庆元年(1567年)正月。时年王世贞42岁,距离会试高中已经过去二十多年。这二十年来,对王氏家族而言,堪称惊涛骇浪、物是人非。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,王世贞和李攀龙一起广泛交游、力倡文学复古,成为“后七子”中坚,崭露头角,一举成名。他京内京外奔忙,治刑统兵有方,留下政声响亮。而在著名谏臣杨继盛挑战严嵩时,他拒绝严党拉拢,杨继盛遇害后,王世贞之父王忬也遭严党弹劾落狱,最终问斩于市。王忬遇难后,王世贞自认“罪人”,痛心隐居太仓六年。直到嘉靖皇帝去世,隆庆元年正月,王世贞途经镇江,目的便是进京向新帝申冤。他留镇数日并写下《重登金山作》两首,其中不乏低沉之言,如“凭陵不尽千秋语,辽落长悲六代才”,但严冬之际他也有爽朗向阳之语,如“春山春望郁葱葱,俯首扶桑黛色开”。而“振衣还上妙高台”一句,分明想将六年郁结一扫而开,对赴京之行颇有期待。王世贞此行诗中,还有“屈指旧游君莫叹,十年吾岂愧渔樵”之语,似指重游镇江已是前尘往事。确实,过去二十年间,他数次此地巡办公务、回乡省亲乃至扶柩南归,只不过往事不堪回首,不必赘言。

隆庆四年(1570年)六月。这年李攀龙逝世,45岁的王世贞从此“独掌文盟二十年”。父亲王忬已于三年前平反,王世贞走出家门,获准赴任山西按察使之际,他照例经水路离家,六月二十四日抵镇,再游金山。游焦山时,王世贞起了个大早,五鼓时分观新月。“焦山日出垂五更,呼樽起酌逸兴生”,有酒有月,雅兴十足。“偶从缺云见铁瓮,几欲腾空凌玉京”,这是凌晨席上望见城内的风景。“人间好景不再易,况乃别思催纵横”,千里赴任自然舟车劳顿,可惜这朝廷御旨说走就得走。游金山后就地小聚,朋友自城内取送好酒,等候之际写诗作乐,道是“倚阑兴剧盼京口,忽有扁舟入海门”。王世贞此时金山犹为“江中浮玉”,与岸相离。二十七日,王世贞离镇北行,别时诗云“岂必耽微禄,浮生本未期”。

万历元年(1573年)六月。时年王世贞48岁,母亲去世,丁忧期满,他受命再度走南闯北。三月复用为湖广按察副使,要求七月到任武昌。王世贞六月初七登船启程,十七日抵镇,而武昌接应船只已提前一天到达。抵镇当天,大家在金山摆了酒性祭江,一并宴别。欲问王世贞心情如何,其日记写着“登绝顶,怅望久之”。十八日离镇,溯长江西行,这在王世贞旅史里或属首次。王世贞写道:“楚歌一声发,吴征丈浪连;武昌尚尚远,船是武昌船。”他一向多写律诗,这次却写了一首五绝,短短四句之中,有着说不尽的心累。

万历二年(1574年)二月。王世贞出任武昌后,当年底又还家。休整月余,即于次年北上赴任太仆寺卿。再次经过镇江,虽然距离上次不足一年,但却办了一件文史留名的大事。经行运河北上多年,王世贞早已感慨万千。这次他邀老友画家钱穀上船,意图以太仓至北京的水路为题材,绘制一套纪行实境山水画册。这是个宏大构想,落实并不容易。最初钱穀欣然随行,一路绘就太仓至镇江、扬州计三十个场景。可67岁的钱穀确已体力难支,于是“十字路口”以后的行程由弟子张复跟进,又得图五十幅,统归钱穀润色。这就是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水程图》。而对镇江而言,王世贞此行亦颇具意义。因《水程图》中,有吕城、丹阳、辛丰、丹徒、夹岗、京口、扬子江、金山焦山等多个场景。以图幅数量计,今属镇江者占全图十分之一,且均由出手老辣的钱穀一手绘制,实可谓万历年间镇江山水形胜之直观佐证,极为难得。

万历十八年(1590年)三月。自上次经镇赴京,王世贞也曾赴郟阳、南京短暂转任,期间屡被弹劾,愈加厌倦思退。他年事已高,身边亲友或亡或凋,他倍感寥落,归心似箭。万历十七年,他竟又等米升任南京刑部尚书的谕旨,遂连续三次“以病乞休”,幸得同乡王锡爵斡旋,于次年三月获批。得讯可以归乡,65岁的王世贞满心欢喜,“恨不能即时奋飞,次晨即发”。返家时必然过镇,丹徒名士陈从训闻讯相迎,送至丹阳。分手时王世贞欣然赠诗:“老夫抖擞金陵尘,劳生远送情更真。报汝余中自天地,明年共赏糟丘春。”陈从训是万历年间江南著名的书画收藏家,写得一手好字,与董其昌、于慎行等亦有交集。王世贞赞他“京口三山产三杰,中有陈生擅三绝”,又约他来年太仓畚山园再会,可惜这已无法实现。

自镇返家后,王世贞身体每况愈下,十一月安然病逝。从前他曾感慨运河北行一路,“得失忧喜之事,错或接渐下夜,所经都会繁盛,若云烟之过眼而已”。到如今,他总算走完一生的十字路口,再也不用纠结与回头。

# “金山”和“金山寺”的得名时间及“白蛇”传说的起源

□ 乔长富

今天,说到金山,人们往往会想到“裴头陀”拾金的传说;说到“金山寺”,人们大概都会想到金山的江天禅寺,并且还可能会想到历史上金山的净心寺、龙游寺之类。但是,这些“金山寺”只是历史上金山所建寺庙的泛称。那么,作为金山所建寺庙专名的“金山寺”又是始建于何时呢?对此,人们未见有具体说法。今天看来,个人以为,它当是始建于唐代金山得名之后。请看以下事实。

## “金山”的得名时间

其一,历史文献表明,古代的金山本来是指“伏牛山”“氏父山”,直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(806年)才被赐名“金山”。

唐太宗时欧阳询主编的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引南朝山谦之《南徐州记》称:“蒜山北江中有伏牛山。”清代杨荣《京口水记》称此伏牛山是指金山。唐代李吉甫撰成于元和八年(813年)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江南道·润州称:“氏父山,在县西北十里。晋破苻坚,获氐贼,置此山上,因以为名。今土俗亦谓之金山。”“今土俗”句当取材于贞元二十一年之前的记载,《光绪丹徒县志》“金山”所录南唐僧人《头陀岩记》称:“贞元二十一年,节帅李筠奏闻,赐名金山。”这些记载表明,“金山”在唐初以至盛唐时还称为“伏牛山”和“氏父山”;金山正式被称为“金山”,是在金山被赐名“金山”以后,至于赐名“金山”的原委,今天看来仍有待探索。

从唐人诗歌看,初唐和盛唐,甚至到中唐前期,都不见有“金山”诗;在“氏父山”被赐名“金山”以后,唐人诗中才见有“金山”诗。例如,中唐贾至有《登金山》诗,贾至是元和三年(808年)开始为浙西观察副使,此诗当是作于元和三年或稍后。又如,李绅在大和七年(833年)前后曾在润州,他作有《忆万岁楼望金山》,当在这段时间以内。这两首诗表明金山在被赐名“金山”以后,金山的名称才逐渐流行于世。

金山得名“金山”的时间,综观前人记载,有三种说法。一是李吉甫说“今土俗亦名金山”。二是《头陀岩记》所载“贞元二十一年”说。三是裴头陀“拾金”说。三种说法中,从唐人诗歌看,当以“贞元二十一年”说为可信。至于李吉甫说“今土俗”云云,似乎在元和八年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成书时才有“土俗”称“金山”,表面看来似与《头陀岩记》所说相矛盾。其实,今天看来,李吉甫之所以在时说“今土俗”而避开李筠,当是由于李筠在元和二年(807年)谋反被杀。李吉甫因说“今土俗”称“金山”,证明“金山”在建中四年已得名“金山”。此外,论者举《旧唐书》“韩混传”载建中四年(783年)韩混“以兵三千临金山”,证明“金山”在建中四年已得名“金山”。其实,该传说只是后人追叙其事,也不能证明建中四年已称“金山”。至于裴头陀拾金说(详下)明显错误,更不足为据(详下)。总而言之,《头陀岩记》说贞元二十一年“赐名金山”说,应该是可以信从的说法。

## 在镇江战斗过的四位志愿军军长

□ 孟宪威

在抗美援朝战争中,根据中央军委轮番作战的方针,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有27个军赴朝参战。在这支英雄的队伍里,有4位志愿军军长(代军长)曾经在镇江留下过战斗的足迹。从茅山到朝鲜,变的是地点与对手,不变的是英勇与忠诚。

第二十七军军长:彭德清

彭德清1910年出生于福建同安。1926年参加革命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任闽南红军游击队政委,坚持闽南三年游击战争。

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后,随闽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。1938年6月随部挺进苏南,在句容、江宁、溧水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,参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。1939年10月参加新四军政治部巡视团,到苏南丹阳、扬中等地巡视新四军第一、第二支队和挺进纵队。当时苏南干部比较缺乏,经陈毅要求,巡视结束后,彭德清留在第一支队工作,被派任在丹北、扬中及江都一带活动的新四军挺进纵队,历任第四团政治处主任、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。

1950年11月彭德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七军军长,率部队朝参战,参加第二、第五次战役。在第二次战役中,第二十七军在长津湖地区歼灭美军第七师三十一团



文徵明《金山图》

## “金山寺”的得名时间

从唐人诗歌看,氏父山在被赐名“金山”以后,建于金山的寺庙才被称为“金山寺”,并知名于世。这个“金山寺”应该是唐代建于金山的有关寺庙的专称。之所以如此说,是因为,在唐人诗中,在金山得名之前,并未看到有“金山寺”的名称。在金山得名之后,在《全唐诗》所录的唐人诗中,才看到张祜有《金山寺》,许浑和马戴有《送僧归金山寺》,刘沧、杜荀鹤、孙鲂、韩垂等有《金山寺》诗。而且这些诗中没有一首显示金山寺是建造于金山得名之前。至于李翱《金山寺》称“万古波心寺”,“万古”是指长江而言,并非指金山寺。孙鲂《金山寺》称“千载江心寺”,也只是夸张说法,并非实指。由此可见,金山之有寺庙,当是在金山得名之后。至于《至顺镇江志》卷九“龙游寺”(即金山寺)说“梁《高僧传》:天监四年,武帝临净心寺,设水陆会。”但从梁武帝所撰“东巡记”看,他虽曾在称帝以后到过京口,但未见有“临净心寺”的记载。而且,《梁书》“武帝纪”及慧皎《高僧传》都不见这一记载。可见《至顺镇江志》所说缺乏根据,并不可信。总之,“金山寺”的建造,当是始于唐代在金山得名之后。退一步讲,金山之寺称“金山寺”,也只是在金山得名之后。

说到这里,需要指出的是,对于金山的得名,《光绪丹徒县志》卷四十五所录“九域志”说:“裴头陀……唐河东裴相国休之子也。……头陀于江际得金数镫。李筠镇润州,以表闻。”今人多从此说,认为金山是因裴头陀得金而获名。但是,据《新唐书》“裴休传”,裴休“卒,年七十四”,去世时为荆南节度使;又据《唐刺史考》“荆州”,裴休是咸通三年(862年)到五年为荆州节度使。据此,裴休当是生于贞元四年(788年)前后,到贞元二十一年金山得名时,裴休本人也只有十七岁左右。他即使当时已生下裴头陀,裴头陀也只是婴幼儿,怎么会在大江边拾金并出家为僧呢?由此可见,说金山得名于裴头陀“拾金”,仍值得探讨。今天虽然保留这一传说,但如果信以为真,却不妥当。

金山和金山寺得名以后,从唐人诗文看,这一名称在唐五代时期并未有所变化。因此,当时它们是“金山”和“金山寺”的专名,而不是泛指。但是历史进入北宋以后,“宋祥符五年(1012年)改山名曰龙游。天禧五年(1021年),复名山曰‘金’,而以龙游名寺”(《至顺镇江志》卷九)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人们再称“金山”和“金山寺”,那么它们就不能算是专名,而应是泛指“金山”和“龙游”及“金山寺”和“龙游寺”了。但这样一

来,使得人们对“金山”和“金山寺”名称的解读,会有所不同,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。

## “白蛇”传说的起源

以上是说对金山和金山寺得名的一些看法。下面说说与金山有关的白蛇传说的一些看法。白蛇传说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,它与金山和金山高僧有重要联系,这一点众所周知。但是对于这一传说与金山的联系,人们大概都只会想到法海,而不会想到灵坦。其实,从相关记载看,个人以为,这一传说当是起源于灵坦传说,法海只不过是后来成为传说中的“主角”之一而已。之所以如此说,是因为早在北宋赞宁所撰《大宋高僧传》卷十《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》之中,我们就看到了白蛇传说的记载:“释灵坦,姓武氏,太原文水人也,则天太后侄孙。……(大历以后)又止润州江中金山,今泽心也。其山北面有一龙穴,常吐毒气如云。近者多病,或毙。坦居之,毒云灭迹。又于江阴定山结庵。俄闻有赞叹之声。视之,则白龟二。坦为受(授)戒。……却往吴兴。……,元和五年,相国李公郟之理广陵也。……一见坦,郑重加礼,召居华林寺。”从这一记载中,我们看到了与白蛇传说有关的两个情况,一是“龙穴”,当即与白蛇传说有关的金山白龙洞。二是“二大白蛇”。白蛇事虽发生于江阴定山,但此事紧接灵坦居金山之后,因而也与金山发生了联系。从这种情况看,白蛇传说发生的地点和主人公“法海”以及白蛇和青蛇的“影子”,已出现在“灵坦传”之中。据此,今天,可以认为,白蛇传说的起源,当是与灵坦有关,时间在唐代中期。

说到这里,自然会产一个问题,这就是:金山既然在南北朝时期已有“氏父山”之名,为什么当时以至盛唐以前是默默无闻,直到中唐时期才崭露头角呢?这个问题,论者似乎未及论及。今天看来,金山之所以会在中唐开始逐渐知名于世,当与唐代开元年间润州刺史齐澣于开元二十六年(738年)在当时属于润州的瓜洲开凿伊娄河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有关。之所以如此说,是由于伊娄河开凿以后,从而使扬州与润州间本来由扬子津抵达京口的主航道发生变化,使得本来远离扬子津至京口的主航道的金山,置身于从瓜洲到京口的主航道之间。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,地处关中的唐王朝更加依赖东南地区,京口到瓜洲的交通更加频繁。在这种情况下,地处润州与扬州之间长江主航道之中的金山,自然也会越来越知名于世,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和更高的知名度,从而由一个本来囚禁战俘的江中小岛,发展成为江中“浮玉”;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寺庙,发展成为声名远播的“金山寺”。

## 在镇江战斗过的四位志愿军军长

□ 孟宪威

第二十三军军长,率部队朝参战,参加东海岸防御作战,歼苏山南北两岸防御作战。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。其中丁字山防御作战成为志愿军阵地防御的模范战例。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、一级自由独立勋章。

第二十一军军长:吴咏湘

吴咏湘191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。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任红军湘鄂赣军区独立营营长,坚持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。

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后,随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,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营长。1938年6月随部挺进苏南,在句容、江宁、溧水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,参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。后随第一团调回皖南。1943年4月再次回到苏南工作,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团副,参加茅山地区反“扫荡”、反“清乡”斗争。

1953年3月吴咏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军长,率部队朝参战,参加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、东海岸防御作战和金城战役。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